

流年记

去姥娘家躲伏

于心亮

每年进入三伏天，我妈都带着我回娘家住几天，名曰：躲伏。

我天生好奇，看见姥娘，就问：“姥娘啊，你怎么不回你的娘家躲伏啊？”

姥娘笑着说：“我要是回娘家去躲伏，谁给你做饭吃呀？”我觉得姥娘说得对，就乐呵呵去玩了。后来我才知道，姥娘的爹和娘早就没了，她哪有地方回去躲伏呢？我可怜姥娘，哭了老半天。我妈朝我屁股狠扇两巴掌，我才不哭了。

晚上姥娘搂着我睡觉，悄悄问我白天为啥哭，我说了。姥娘摸下我的屁股，掉泪了。

夜里做了梦，梦见和小伙伴捉迷藏，感觉尿憋了，不由分说扒拉开麦秸垛就泄……第二天，姥娘就在大日头底下翻晒褥子，那么大的“地图儿”让邻居们谁瞧见谁忍不住乐。

我在树上躲着。不爬树上躲着，我妈说不定会揍死我呢！一直到了吃饭时候，我才爬下树，因为姥娘向我做了保证：你妈不敢揍你，她要是揍你，我就揍她！我妈果然没揍我。等我吃饱了，才别有用心地问我：“吃饱了吗……”我知道要坏事，赶紧溜到姥娘身边，姥娘抄起笤帚疙瘩责问我妈：“你想干啥？我还管不了你是吧？”

我得意洋洋跑去门外，喊上黄狗去洗澡，水湾里的水被日头晒得暖和和的，不去洗多浪费啊！洗了一会儿，我就哭着回家，屁股上钻进一只

大蚂蟥，拔不出来了。我妈终于逮到了机会，抄起鞋底子就打。我疼得嗷嗷叫，蚂蟥也不出来。姥娘跑了来，点着香火头儿去烫，蚂蟥受疼才退了出来。姥娘质问我妈不知道这法子吗？我妈说忘了。姥娘说：“还能忘了？我觉得你就是故意打孩子！”

被蚂蟥叮咬的伤口一直流血，放香灰也堵不住。姥娘背着我去医疗站抹红药水，她裹着小脚儿，走路一拐一拐的，但频率很快，整条胡同都被捣得噔噔响。我妈一边喊一边撵，撵到医疗站才撵上，我屁股上的血也止住了。姥娘有点奇怪：怎么不流了呢？刚才还流好多血呢！一扒拉伤口，结果血又流了。

我被抹了个彤红的猴屁股。姥娘让把另一瓣屁股也抹抹，防止感染。赤脚医生没答应。

回家路上我死活不让姥娘背了。不是心疼姥娘小脚儿，是受不了村人的嬉笑。属我妈笑得最响，恨得姥娘咬牙切齿：“有什么好笑的？不就染个猴屁股吗？”姥娘回家用饭勺子在锅灶口给我燎鸡蛋养身子。我不吃，说要吃盐嘟噜蟹子。姥娘就去饲养院，喊我姥爷去盐碱滩捉嘟噜蟹子。姥爷说他伺候牲口，没空！

回头姥娘就病了，头晕脑胀、心口窝儿疼。我妈喊来赤脚医生，也看不出什么毛病，喊来我两个舅舅，姥娘说：“俺一点胃口也没有，啥也不想吃，就想吃个盐嘟噜蟹子。”

到了晚上，两个舅舅提上嘎斯灯

就去了盐碱滩，捉回二十多斤嘟噜蟹子。姥娘腌好了嘟噜蟹子，我吃了一个就不吃了，说要吃黏窝炖粉条儿。姥娘就把腌好的嘟噜蟹子一碗一碗盛着去送给街坊邻居，说：“俺外甥这小兔羔子想吃腌嘟噜蟹子，等腌好了却又不吃了，嘴刁得又想吃黏窝了，你说我哪里找去？”没多大工夫，姥娘就积攒了一大瓢黏窝，都是街坊邻居三个两个送来的。做好了黏窝炖粉条儿，我去喊姥爷和两个舅舅来吃。舅妈也带着孩子回娘家去躲伏了，没人做饭。

吃完了晌饭，两个舅舅顶着大毒日头去地里锄草。我妈一刻也没闲着，她勤手快脚地帮着姥娘拆洗了冬天的被褥、翻晒了压箱底的陈衣旧物、清扫了犄角旮旯的瓶瓶罐罐……我躺在树荫下，专心听知了叫。

黄昏来临，锄地回来的舅舅坐在门楼下，专心地撕着肩膀和胳膊上爆起的死皮儿——这都是晌午在大太阳底下锄草给晒的。晌午阳光强烈，草容易枯死，锄地效果好。这个时候是一天里最悠闲的好时光，我妈在堂屋里做饭，姥娘一旁帮衬着，娘俩说着话儿。

别的伙伴跟着妈妈去姥娘家躲伏会住好几天，但我妈住两三天就急着回家。姥娘也不挽留，她知道我奶奶去世早，姑姑又嫁得很远不能回来……我舍不得离开姥娘，叫嚷着姥娘来我们家躲伏。姥娘笑着说：“我要去了，谁给你姥爷和舅舅们做饭呢？”

诗歌港

海岛猫

马素平

你跟同学一家一起抵达
是大钦岛的海风拐了个弯
将你从波涛里轻轻衔来
放进这人间最硬的铁
最软的帆
你潜伏成一团
会呼吸的绒黄

那个冬天，柴垛藏着月光
你蹲在墙头的样子
像一个未加冕的朝代
用沉默巡视着
我童年的每一寸晨昏

我穿过操场，绕过渔网
只为将耳朵贴近你
你喉咙里有一片折叠的海
我听见了
宇宙永恒的摇篮曲

那年春节的条绒衣裳
被你抓出细细的绒毛
妈妈的责骂落在耳旁
可我舍不得松手——
那些细小的缺口
是我人生第一枚勋章
它们教会我
爱，从来不是完好无损的

你叼着猎物昂首归来
放在我脚边，然后仰望
我很久以后才懂
那不是猎物
是你心里
最小的太阳

直到你消失在某个晚上
海风把你的脚印吹凉
我找遍所有柴垛与船舱
哭着问
每一片不肯回答的月光

如今我住在
没有老鼠的城市中央
每当黄昏把影子拉长
我总能听见你
在风中哼唱——

你说，所有的离别都是种子
在时间的土壤里埋藏
等春天弯下腰来
就会长成重逢的形状

你看，我不再悲伤
你教会我的温柔
正在另一个孩子的手上
轻轻发光

而那片海，那座岛
那件被你抓破的旧衣裳
都在我胸口
长成了
永不熄灭的灯盏

西河阳的慢时光

贾传春

从烟台市市区往西北开车走一个多钟头，就到了西河阳村。

西河阳过去是胶东有名的商贾村，村里两百多栋老瓦房，全是地道的“黄县房”，正应了老辈人常说的“黄县的房，掖县的粮”。老房子的青砖经了数百年风吹雨打，看上去还硬实得很。屋顶的瓦一层压一层，像鱼鳞似的弧度圆润，村里老人说几辈人住下来都没漏过雨。墙皮爬满了青苔和藤萝，指尖蹭上去糙乎乎的，仿佛还能摸到过去一户户人家的烟火温度。

村里的院门要么是青砖拱的，要么就是旧木栅门，大多半开半掩着，往里头瞟一眼，全是踏踏实实的生活气。院子里丝瓜的藤蔓顺着墙往上爬，黄的花随意开着落着，也没人特意去打理。鸡在墙根慢悠悠踱着步找食，狗趴在门口打盹，全是日子本来该有的模样。穿村而过的老龙街铺着青石板，被六百年的脚步、车轮磨得亮堂堂的。巷子宽窄没个准儿，窄的地方仅容一人蹭过去，宽的地方能坐三两个街坊扯闲篇，拐个弯就见

青墙爬着老藤，老槐树遮得日头都漏不下来，走一步是一步的清静，让人不自觉就放轻了脚步，生怕惊动了这儿的安静。

村子里静得很，留下的大多是舍不得搬走的老人。没事儿搬个小马扎往槐树下或老屋门口一坐，晒晒太阳，摇摇蒲扇，一坐就是小半天，说话慢悠悠的，神情平和得像黄海边吹了千百年的风。村中心的老石碾、老石磨的沟沟槽槽早被岁月磨平，早些年村里人夏天碾新麦，秋天磨谷子，一家子的饭食全从碾盘的转动里来，现在虽用不上了，却没人舍得拆，就安安稳稳立在那儿，陪着村子一年年往下过。

这村子的灵气，全是黄海的风和老井的水养出来的。海风带着咸乎乎潮气顺着巷子飘过来，扫过墙根的花花草草，闻着都舒服，连燥热都能散大半。村里的老井至今还冒活水，井台被井绳勒出一道道深印，井水清冽甘甜，养了这村子整整六百年。我蹲下来舀了一瓢，凉丝丝的劲儿直钻心底，一身的汗瞬间就消了，

整个人都跟着静了下来。

跟村口乘凉的老爷子扯闲篇才知道，这村子过去也热闹过。明清时是胶东重要的商道驿站，街上商号挨着商号，车马来来往往，不少村里人走南闯北做生意，曾繁华过好一阵子。后来商道改了线，村子慢慢静了下来，少了外人打扰，覆瓦老屋、青砖巷子、老槐树、老井才完完整整地留到现在。如今它也挂了中国传统村落、省级历史文化名村的牌子，可逛下来才发现，半点儿刻意打造的痕迹都没有，还是最原始的乡下过日子的模样。老房子里开了非遗课堂，黄县窗染花、剪纸这些老手艺都在这儿传着，逢年过节还办“诸由春饼”美食节，热热闹闹的，让六百年老村子一直飘着活泛的烟火气。

西河阳村就这么安安静静靠在黄海边，不慌不忙，也不跟别处抢风头，就在时光里慢悠悠地往前走。原来人间最好的景致从来不在人挤人的闹市里，全在这古村青砖黛瓦的安静日子里，在这六百年风雨沉淀下来的朴素、安稳和坦然里头。